

# 集言译语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而已集

魯迅

一九二八年十月印好

1—4000

## 題 辭

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淚揩了，血消了；

屠伯們逍遙復逍遙，

用鋼刀的，用軟刀的。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以上的八句話，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夜裏，  
編完那年那時為止的雜感集後，寫在末尾的，現  
在便取來作爲一九二七年的雜感集的題辭。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魯迅校訖記。

# 目 錄

一九二七年

黃花節的雜感	一
略論中國人的臉	五
革命時代的文學	一一
寫在「勞動問題」之前	二三
略談香港	二五
讀書雜談	三九
通信	五〇
答有恆先生	六〇

辭「大義」	六八
反「漫談」	七二
憂「天乳」	七七
革「首領」	八一
談「激烈」	八八
扣絲雜感	九六
「公理之所在」	一〇八
可惡罪	一一〇
「意表之外」	一一二
新時代的放債法	一一四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樂及酒之關係	一一七
小雜感	一四六

再談香港	一五三
革命文學	一六六
「塵影」題辭	一六九
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	一七一
盧梭和胃口	一七五
文學和出汗	一八一
文藝和革命	一八四
談所謂「大內檔案」	一八六
擬預言	一九八
附錄：大衍發微	二〇三



一九二七年

黃花節的雜感

黃花節將近了，必須做一點所謂文章。但對於這一個題目的文章，教我做起來，實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場裏「對空策」。因為，——說出來自己也慚愧，——黃花節這三個字，我自然明白牠是什麼意思的；然而戰死在黃花岡頭的戰士們呢，不但姓名，連人數也不知道。爲尋些材料，好發議論起見，只得查辭源。書裏面有是有的，可不過是：——

『黃花岡。地名，在廣東省城北門外白雲山之麓。清宣統三

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黨數十人，攻襲督署，不成而死，叢葬于此。』

輕描淡寫，和我所知道的差不多，于我並不能有所裨益。

我又願意知道一點十七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的情形，但一時也找不到目擊耳聞的耆老。從別的地方——如北京，南京，我的故鄉——的例子推想起來，當時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沒有什麼意見，若干人當作酒後茶餘的談助的罷。接着便將被人們忘却。久受壓制的人們，被壓制時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樂，悲壯劇是不能久留在記憶裏的。

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却特別，當時雖然失敗，十月就是武昌起義，第二年，中華民國便出現了。于是這些失敗的戰士，當時也就成爲革命成功的先驅，悲壯劇剛要收場，又添上一個團圓劇的結束。這

於我們是很可慶幸的；我想，在紀念黃花節的時候便可以看出。

我還沒有親自遇見過黃花節的紀念，因為久在北方。不過，中山先生的紀念日却遇見過了：在學校裏，晚上來看演劇的特別多，連凳子也踏破了幾條，非常熱鬧。用這例子來推斷，那麼，黃花節也一定該是極其熱鬧的罷。

當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我在熱鬧場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偉大。我想，戀愛成功的時候，一個愛人死掉了，只能給生存的那一個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時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給生存的大家以熱鬧，甚而至於歡欣鼓舞。惟獨革命家，無論他生或死，都能給大家以幸福。同是愛，結果却有這樣地不同，正無怪現在的青年，很有許多感到戀愛和革命的衝突的苦悶。

以上的所謂「革命成功」，是指暫時的事而言；其實是「革命尚

未成功」的。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麼「止於至善」，這人間世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不過，中國經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却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果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為繼續培養的人們少，而賞翫，攀折這花，摘食這果實的人們倒是太多的緣故。

我並非說，大家都須天天去痛哭流涕，以憑弔先烈的「在天之靈」，一年中有一天記起他們也就可以了。但就廣東的現在而論，我却覺得大家對於節日的辦法，還須改良一點。黃花節很熱鬧，熱鬧一天自然也好；熱鬧得疲勞了，回去就好好地睡一覺。然而第二天，元氣恢復了，就該加工做一天自己該做的工作。這當然是勞苦的，但總比槍彈從致命的地方穿過去要好得遠；何況這也算是在培養幸福的花果，爲着後來的人們呢。

（三月二十四日夜。）

## 略論中國人的臉

大約人們一遇到不大看慣的東西，總不免以爲他古怪。我還記得初看見西洋人的時候，就覺得他臉太白，頭髮太黃，眼珠太淡，鼻梁太高。雖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說出理由來，但總而言之：相貌不應該如此。至于對於中國人的臉，是毫無異議；即使有好醜之別，然而都不錯的。

我們的古人，倒似乎並不放鬆自己中國人的相貌。周的孟軻就用眸子來判胸中的正不正，漢朝還有相人二十四卷。後來鬧這玩藝兒的尤其多；分起來，可以說有兩派罷：一是從臉上看出他的智愚賢不肖；一是從臉上看出他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榮枯。于是天下紛紛，從此多事，許多人都都戰戰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臉。我想，鏡子的發明，

恐怕這些人和小姐們是大有功勞的。不過近來前一派已經不大人講究，在北京上海這些地方搗鬼的都只是後一派了。

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結果，又覺得他們的皮膚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紅點，即因為顏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們之黃。尤其不好的是紅鼻子，有時簡直像是將要熔化的蠟燭油，彷彿就要滴下來，使人看得慄慄危懼，也不及黃色人種的較為隱晦，也見得較為安全。總而言之：相貌還是不應該如此的。

後來，我看見西洋人所畫的中國人，纔知道他們對於我們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談或者安徒生童話中的插畫，現在不很記得清楚了。頭上戴着拖花翎的紅纓帽，一條辮子在空中飛揚，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這些都是滿洲人連累我們的。獨有兩眼歪斜，張嘴露齒，却是我們自己本來的相貌。不過我那時想，其實並不盡然，外國

人特地要奚落我們，所以格外形容得過度了。

但此後對於中國一部分人們的相貌，我也逐漸感到一種不滿，就是他們每看見不常見的事件或華麗的女人，聽到有些醉心的說話的時候，下巴總要慢慢掛下，將嘴張了開來。這實在不大雅觀；彷彿精神上缺少着一樣什麼機件。據研究人體的學者們說，一頭附着在上顎骨上，那一頭附着在下顎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們幼小時候想喫核桃，必須放在門縫裏將牠的殼夾碎。但在成人，只要牙齒好，那咬筋一收縮，便能咬碎一個核桃。有着這麼大的力量的筋，有時竟不能收住一個並不沈重的自己的下巴，雖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總以為究竟不是十分體面的事。

日本的長谷川如是閑是善于做諷刺文字的。去年我見過他的一本隨筆集，叫作貓，狗，人；其中有一篇就說到中國人的臉。大意是初

見中國人，即令人感到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臉上總欠缺着一點什麼。久而久之，看慣了，便覺得這樣已經儘夠，並不缺少東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臉上，多餘着一點什麼。這多餘着的東西，他就給牠一個不大高妙的名目：獸性。中國人的臉上沒有這個，是人，則加上多餘的東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

人 + 獸性 = 西洋人

他借了稱讚中國人，貶斥西洋人，來譏刺日本人的目的，這樣就達到了，自然不必再說這獸性的不見于中國人的臉上，是本來沒有的呢，還是現在已經消除。如果是後來消除的，那麼，是漸漸淨盡而只剩了人性的呢，還是不過漸漸成了馴順。野牛成爲家牛，野豬成爲豬，狼成爲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是使牧人喜歡，于本身並無好處。人不過是人，不再夾雜着別的東西，當然再好沒有了。倘不得



已，我以爲還不如帶些獸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十幾路——第一種人

中國人的臉上真可有獸性的記號的疑案，暫且中止討論罷。我只要說近來却在中國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臉上，看見了兩種多餘。一到廣州，我覺得比我所從來的廈門豐富得多的，是電影，而且大半是「國片」，有古裝的，有時裝的。因爲電影是「藝術」，所以電影藝術家便將這兩種多餘加上了。

古裝的電影也可以說是好看，那好看不下于看戲；至少，決不至于有大鑼大鼓將人的耳朵震聾。在「銀幕」上，則有身穿不知何時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緩慢地動作；臉正如古人一般死，因爲要顯得活，便只好加上些舊式戲子的昏庸。

時裝人物的臉，只要見過清朝光緒年間上海的吳友如的畫報的，